

東林雜俎

新文化書社印行

筆記小說叢書……明

談孺木著

東

漢

457

漢
史

-I



276984

昭和10.3.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略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蜚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卽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旣望膠東高弘圖題於白門公署舊藁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慟不止羊曇山陽隣笛之哀奚翅向秀哉因錄原序投汨讎其末江左遺民跋

國權自序並凡例

亦左氏曰。明興垂三百載。治駸駸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遜言之。木天金匱之藏。每與代興崇。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局之秘閣。卽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剽。周秦以得。史臣有專職。亦有專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旣奪名山之晷。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者。不得乘如椽焉。且明初史館。布衣亦尙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卽公車之雋。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進也。噫。明之于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儉。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是應者。神宗時。陳文憲銳意于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史。恐不堪爲唐宋六朝役。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洩勃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祕而釀隘。泌陽之儉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也。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褊伎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歛。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爲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永陵議禮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敝而猶新。此將何以衷之也。口定慶實錄告成。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繯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形餘波。尙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拄枝耳目。盲之誣。淑之短。亦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爲晉史。始割綴而不適于一。永叔爲五代史則著。爲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爲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瑯琊欲史而隱忍以沒。又其初。皆不踐承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遂老簿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宁或任耳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摧謝規避。疇以身爲射的哉。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慙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譌陋膚冗者。

妄有所損益。閱數歲。哀然成帙。不遂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諒哉。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芻狗之不若。何況乎綿蕞也。

天啓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悽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遷又跋。

國權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帝主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長短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毋靡。甯塞毋猥。甯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禮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園冊。卽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輅。若事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採。否則問徵一二。毋或輕狗。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尙氣格。而敘事之文猶故也。章奏最繁蕪。乍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鍊年鍛月。薄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僞漢僞吳僞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奉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勅不諱爲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擊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又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成文武三品以上。薨卒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證諸人。評隲採其確竅者。

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鶴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爲六物。察之知爲鶴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于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爲宋。而數之爲五。蓋先有觀。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眞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

文。嘗待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工。而漏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袁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天啓辛酉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探漸廣。日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怯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恆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爲善本。構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璽。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類之矣。江左遺民談遷孺木識。

附錄諭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迨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猾夏。天乃興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初尙樸園。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爲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爲一編曰國權。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權。若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收。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孺木以帖括之暇。而効爲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曠。

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郵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明也。宜孺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州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甯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宓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輕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甯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頗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祕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

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藉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爲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子祺。求子表墓。余表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歷後尤詳。號爲國權。中年燬于火。復乃沉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禿。饑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爲當。仲木獨以爲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關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諡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望。肇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叙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攣。唐以代易世。宋以眞易玄。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卽阼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屢遣奉迎使。事兄禮罔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偏。初非囚堯城。奪門言何諛。梁瑤策始建。張懋冊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諡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盈廷以爲是。橫議臣談遷。

許公故廟碑記

醫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鬣崇封。蘋藻修潔。寧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繇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未勒。申胥之祠額易訛。于是漆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遽真樗里。悲哉乎。後之人耽耽焉攘竊寸尺。寧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古廟而佚之。視若下鬼。夸于叢祠。名實俱喪。肝鬲亡聞。僅附公于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遷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溷睢陽。非立廟本意。

題詞

吾僻處孤廬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輶軒之下材痴論之餘嚙也說部充棟錯舉見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肋猶爲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從庶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本傳

見海甯縣志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綜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于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于正士加厚疵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羣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愼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爲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爲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于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勳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誤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于麻涇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愼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著叢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游錄二卷叢林雜俎十二卷叢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

棗林雜俎目錄

逸典

- 朱家巷
- 汪清木首
- 鐵券
- 內官勅封
- 本縣官師
- 錢爐
- 衛所遙轄
- 夜鈴
- 鳳陽興福宮
- 太廟銀葉
- 湯信贈世子
- 江南牧馬
- 國初抄劄法
- 內庫
- 武職貽封
- 宋濂
- 恩榮宴釋父
- 疑像
- 避諱
- 下操牌
- 功臣廟
- 縣令並僉
- 屯田
- 戶口婦女
- 總兵體統
- 爪哇移文
- 不禁服內生子
- 木鐸老人
- 沈萬三
- 勳嫡
- 神宮監
- 門禁
- 楊彝獻詩
- 丁玉銀錠
- 石農器
- 二家遺裔
- 齋宮寢具
- 社稷壇
- 後湖冊
- 照略官
- 賀節
- 品官酒具
- 占籍
- 孔子像
- 課栽桑棗
- 郊燈
- 鎮江輕租
- 奉先殿薦新
- 同宗
- 功狀榜里
- 建文皇帝遺跡
- 保越錄
- 祭糧田
- 戶帖式
- 宮衙
- 食鹽
- 吏卒支給
- 詔勅筒
- 御史首道
- 宮儼
- 朔望行香
- 昭示奸黨錄
- 征南將軍印
- 番經臺
- 淨海
- 李韓公燈榜藏勅
- 經進集
- 建文皇帝葬

方孝孺辭稱先生

建文遺臣

建文書法擬

世廩生

補印

史官侍班

賜宮媛家僮

蜀邸聲銃

大宗伯不繇翰林

軍運

松江布

大臣馳贈革職官

皇店闕

富春謠

御容藏殿

鷹犬蟲蟻歲給

金甌再卜

李偉

長昂射子

傳戴媛耳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雪菴和尚詩

黃鉞裔

神虎

文臣封贈

宮妃歸寧

留都官擁蓋

巡撫歲入京

學憲兼民事

高鑿

江南民運

教官考績入京

閣臣賜蟒服

教諭李璧

省掾何麟

勳位

御駟

青田

詰惠山神文

朱國祚

喪儀

東宮册婚

許觀考滿呈式

茅大方

脫驂治賻

崑山鄉舉

佛郎機

兩京宮殿闕

大臣除伍

典史進俸級

呂尼沮駕

南京貢船

南京左侍郎

兩宮三殿災

教職左遷

楊循吉

白衣山人詩見夢

貢象尾

泉州志

少宰被杖

宸翰

日本關白求封

取栝子松

高異志諭

烏鎮九老會

致仕官掌印

永樂程錄

兩京官俸

中使司

不奪功臣宅

孝子孫庸王相

景帝墳園

上林苑

浙東銀冶

皇莊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蔡鼎

大司馬起復

嘲邊

宥隨駕監生

緬西詭貢

太廟羊角燈

朝鮮上書

川扇

- 王文肅晚召
 戲賞
 熊廷弼王化貞
 火偃尙書
 鳳見
 暹羅貢表
 許志吉
 問難
 偽巡臺
 宸翰
 內閣秉燭
 烏程長洲之隙
 稅監
 磨碑
 朱萬年
 鄭以偉
 張春
 熹宗實錄
 盧象升
 和杖
 蘆溝城
- 梁鵬
 荒慘
 魏忠賢
 劉詔耿如杞互誚
 滕陽驛詩
 安南
 登極天鳴
 治進香內臣
 五經登第
 輔臣不給驛
 堂饌折價
 袁崇煥
 詞林題補
 內臣帶
 祐聖觀開勅
 貢士騎射
 詞林之壞
 講臣
 德府窖金
 左良玉
 內臣兆蝗
- 閣臣避道
 八品官馳封
 悞羅黨籍
 孫尙書寒窗故人
 孫相國行邊
 三王之國
 戊辰首科
 逆案
 館選
 陳啓新
 科抄
 鄭鄭
 周延儒
 揭長安門
 過周謀
 離司新例
 館陶全城
 堂婆
 周士樸
 蕪湖兵擾
 箕書
- 安南上書
 分黨
 幸脫黨籍
 周維持
 陳明卿慰下獄
 主簿冤縊
 東宮不利
 徵盜
 南場關節
 御膳
 何相國市德
 萬仞宮牆
 六曹章奏
 泄旨罷相
 生日移賀
 黃道周
 分票
 御史改武
 謝秉謙
 女慘
 悼靈王

逆榜缺

孝陵夜哭

定策不預內臣

監國儀注

亂階

阮大鍼

陳堯言

劉總憲宗周

周鍾

李沾

劉澤清娶同姓

武英殿

修史

徐洪基

東宮

皇陵鬼撲

蜚書

路振飛

江寧謠

科牘

焚金銀酒器

先帝改諡

御容儀注

紀元

常應俊

郭維經

從龍內臣

北使事宜

異議

款案

趙體元

寓書史可法

御寶

王世忠

童氏

袁定

唐世濟

屠象美

偽弘光帝

館課

金陵對泣錄

歷數

史相國督師

鄭元勳

馮可宗

黃澍

朱統纘

谷國珍

名叱冢宰

中書一品林超

女伎

選宮

民謠

邸報

戶圈

楊文驄

方國安

羣忠備遺

元旦受朝

定策本末

勦進

項煜

勳臣跋扈

王肇基

慈鑾

周鏞

王鐸

張捷

劉孔和戲言取禍

避諱缺

大內石刻

王氏奪卦

高傑

朝班遺詩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追薦疏

白門語錄

貢額

爭狀元遺戍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庶吉士一年散館

爭解元占席

會試錄序

羅萬化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割卷伴售

巡撫監試

管紹甯

程策之誤

南闈謠

解元未娶

武生進士

莆由科甲之盛

六預鄉房

補榜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明經

庶吉士再選

庚辰齒錄

寬貢士三科

齒錄聘二氏

三甲進士刊策

劉珠董又莘

省試專遣

韓敬

霽元

首輔鄉人狀元

丁丑鼎甲

馮元颺

宗室進士

進士異任

原始

三氏學

進士

周壽誼人瑞

癸未禮闈三改

南宮傳代蒙宥

焚闈

鼎甲館課

試規

附學生

館試斥落

楚試不用詞林

劉暹

廷試策失塗注

二甲御書

馮士驊

主考宴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重舉鄉榜

臚傳

學宮祀顏子

唐伯逸

庶吉士四選

習譯監生

翰林院秀才

減場

鄉錄論表各二

鼎甲並相

冒籍

程策相同

鄉榜填改

會試特點同官

廢卷騰聲

萬年歷

進士歸娶

進士同姓名

優免廩生

試錄稱臣

廣文變例

鄒傑復姓

賈魯斥佛

徐樞

楊瑄

楊循吉定論

陳恪冰清玉潔

蔣信

魏庠廳旁塚

林了翁言行

毛中丞里居

王勅雲母

唐順之

姚弘謨迎母

戚繼光

趙大華

唐文獻

鄭繼之

葉向高講學

楊瀚

朱國禎秀才氣

陳組綬結客

柯起鳳不負丞

遂宏言事

于謙

王恕

包德懷嫁友女

邵寶絕巫

劉大夏格言

王勳赫鬼缺

熊鳳文不踞選司

景陽孝感

徐階論士

高拱知人

袁洪愈貧宦

馮少墟規鄒南臯

李騰芳

陳滄孝紋

彭應參

吳道南

馮氏義僕

沈演四友二考

陸夢龍

王朝堂死孝

周魯章囊笠

李秉蒙迎駕詩蒙原作夢

王存忠

周廷芳

吳翰詞

李東陽侑歌

清吏張守約

桑桂移風社

胡松抄書

林思承致士

張居正竅才

余有丁家祭

申時行李廷機薄殯

張臣感慟

顧憲成寡欲

詹景鳳

竇子稱

葛寅亮督學

董其昌

張樺芳

蔡新童婢

尹恂

楊守陳故宅

周鑑

潘垣

陳察御史騎驢

朱良育不受封

韓昌

鄭慶祛蝗

唐樞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沈思孝在戍

李廷機鳩工

王汝訓散贊

衛一鳳辟狐

許弘綱責子

徐光啓

丁賓老不忘孔林

錢士升

吳麟徵家訓

藝簞

諭幼儒勅

僞書

百家姓

心史鐵函

周敍修宋史

張東海自題像

李夢陽何景明

胡瓚

兩皇明通紀

王慎中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穆熙焚書

明雋

西泠社

王穉登

中祕書

文瞽

爭妾詩

盧岐嶷

宣尼遺筆

嵇康真蹟

蘇子瞻制義

宋濂

莆陽拗史

司空圖

江河伏流

徐霖

張邦奇

國朝人物編

李于鱗閱史記

謝陞季漢書

宋登春

孫冕

馮元成論文

收書法

鍾惺譚元春

山城曲

王九思謝榛袁宗道

顏子

王大令洛神賦

大學本義稿

道餘錄

張元楨

楊守陳

常倫逸詩

前李攀龍

修志

夏惟訥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春雪詩

北雍刊史

爭詩

周玄暉

纂書

洪範明義

永和宮詞

失婢詩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雲麾將軍碑

朱文公集

御史試荳芽菜賦

詩韻辨

李夢陽論文

王璜雲中歌

兩京賦

王道書壁雜帖

唐觀

余翔

無名氏詩

陳于陞修史

喻應益

陳植之

卮書

蔣德景日記

思陵長公主挽詩

廣孝錄

續哀江南賦

補豔骨行

彤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翁氏女女師

何夫人紫金掠

項襄毅胡婦

蔡婢再生

陳氏遺荒詩

武定橋烈婦

文侍

難婦

彤管志餘

安妃姚氏

端氏

林淑圓

郭真順

婦人生鬚

張安人樞白花

吳江張烈婦

女士

妒內

冬兒

志怪

宮人戴氏書

孝節烈皇后周氏

妙錦皇姑

金濂出妻

女化男

韓烈婦

錢塘劉氏女

寄夫詩

義妓陳氏

秦良玉

魏文紳

沈瓊蓮

孺人范氏

玄君

會稽范氏二女

貞女節婦解

秦昭奴

命婦能詩

黃鶯兒詞

蘇州義妓

忠順夫人書

技餘

石續

萬歷末方士

鄧雲翁種牙方

蔡鼎

張雷王八十

薄子理

牟康民

柳敬亭張南坦二傳缺

土司缺

雲南缺

貴州缺

空玄

佛蛻

達磨石像

藏經

僧娶妻室

智慧菩薩

關頭陀

祖師像

張真人印劍

桃林道人

馬自然求載通志

麻城道士

爛鑿

柄相末路

貪暴缺

點猾缺

淫蕩缺

緯候

阿羅漢

玉石佛像

觀音夢感經

鐵塔

黃明女菩薩

密雲和尚

像不惹塵

神樂觀歲給

朔蓬頭

高石峰

清和異人

目蓮石塔

寧夏銅像

佛牙

釋迦塔

達觀和尚

僧大香反史詩

求履僧

張三丰

道人題壁

呂僊自序

苟道人

阿育王舍利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寶金和尚

寶光寺泥九栢

憨山和尚

僧佛日送雲

僧誑

范達

張福

道士火遁

天主教明教附缺

矜炫缺

侵地缺

織膏缺

矯偽缺

豪橫缺

偏嗜缺

五行

制日伐日

鏡渡

大小清明

風

江南二十八景

雞腹小兒

集異

名勝

石經山石經

二郎山

呂梁山

天台山僊女

伏龍山

成山缺

羅浮山

回鴈峯

七盤坡

四道三谷

天花里

雄日

立春

火把節

朔望行香

二雨辨

日本小歷

飛蓆

子日

上巳

中秋十六日

天門

雀錫

男產

大明門黑氣

金鑿山朱書

水神山

陰陵山

雲黃山

孔子山

東浮山缺

金陵岡

燕子洞

櫃兒崖

大庾嶺

仁義鄉

上戊上丁

黃梅雨

九日

月

雷

人疴

鳳陽鼓樓

邯山

火山

齊雲山善惡

玉華山

太山缺

崖山

飛來峯

燕子巖

石峽

僊人廳

捲簾莊

- 說糧墩 山都 憂懼石 望夫石 僧化石 松花石 石鏡 五色土缺 響地 佛光缺 古赤壁 運河 王甯窮納記 月湖 皇后水 石槽水 龍潭 蘇池 丹井 鹽井 肥泉
- 鯨隄 鐵城 中丞石 天涯海角石 鳳凰石 石箭 石田 甜土缺 里牛 城郭氣 物產 鹽池 禹汭 醋溝 冰柱水 須水 清池 舜井 柳翠井 喜客泉 膽泉
- 博浪沙 碗子城 棗陽石 雙魚石 關索石 石木魚 水晶營 鹵城影 苧蘿村 海市 黃河 潮汐 呂梁洪 陰司溝 瀘水 粉水 化鑿池 倒井 肅府井 澹泉 婆婆泉
- 紅土 沁雲石 撥刀石 文石 清涼石 石樹 地鏡水影 田名 佛蹟 劉炳文海州紀程 九河 南亂北亂 鴈湖 八功德水 愛陽河水 鶴川水 珠池 聖井 火井 酒泉 燕泉

聖泉

營建

山陵

朱之穉

說鬼錄

松潘尺骸

妖異

藏經志怪

毛女

琵琶亭怪

立志充

徐氏妖

瘞孩復甦

象山妖異

叢贅

沐英

翰林官

喊泉
水異名

候氣室

郭基

豐沛鬼

嶽增

魯汶

潼關老人

關揚

魯府童子

浮提國

雞子中魚

陽武泣聲

徐達

良鄉帶

趵突泉

蔣國華

張生

黑龍潭神

子路

金龍邵氏

舟葉

妖履

素娥詩

宋氏烏巢

鵲啣兌馬

雷神書

李文忠

御槍

靈泉

顧曠

歌鬼

城隍廟

蔡元定

龍女

龍眼怪

贛榆妖

魚妖

豕言

天書

替身出家

多學

- 從征日記
 綠幘
 喪麻
 六鯨縣懣
 崖山紀功石刻
 乘馬石
 實錄
 張泌
 審錄
 展書官
 楊志陳金坡稿
 先輩書刺
 字說
 虎枕銘
 張孟元
 犒市
 北新關稅
 薩琦變俗
 杜進
 相國父不祠鄉賢
 李宗道
- 僧道不衣綾羅
 葉好文留牘
 畚客
 胭脂匠
 僞夏陵宮
 尺
 漕艘
 狀元母
 聲鐘
 北狩
 陸氏占產
 武宗微行
 原潔
 余禕令箴
 祠廣文
 總督體統
 武廟賜詩
 觀場儒士
 陳紫峯論學
 方太古
 藏金變石
- 鎮海衛指揮
 徐呆廝
 學錄直講
 南京不打五更
 庫喝
 知縣本貫
 蘇松田額
 御史乘驛
 學魁
 王越
 端宏名官
 朱氏書問
 林濟民
 薛天華左戒右箴
 十老會
 雲南三天子
 朝儀
 古醋
 陳祠仆像
 胡僖神助
 三過鄖陽
- 蒲壽庚子孫
 勅主簿
 黃麟題聯
 外道留勅
 邢冕
 獲嘉麥秋
 潘陽三使日本
 經筵
 安南試錄
 董朴
 應聲病
 新城王氏
 密箴
 易刻
 女飾
 香稅
 行人司藏書
 酒
 劣考稱師
 詹傑
 王恩民棄妖書

盛端明同鄰
故宦優免

張烈

孫思聰

田千秋葬像

王希周自刎

錢若廣

陸樹聲

禁殺牛

元輔家幹

續吳都文

王述古笏記

林兆恩

梅衡湘論友

蕭如薰杜文煥

司汝霖

雙乳

趙文懿墓銘

冥衣

許令典

趙南星

曾氏譜

嚴世蕃養子

張二郎辭官賞

東洋行縣

海鹽烟火

吳承恩報仇

梁邦瑞

江陵票簿

申其學

海瑞

吳稼澄

陸平泉論風俗

祝世祿

朱氏世祀主司

盜俠

文在茲

徐大相論魯綬

張九德

榜豐縣

陳心得

魏廣微

慶成王百子悞

總兵撻知縣

金傑棄官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汀人善舟

汪在前

立樞遣子婦

劉臺

五國光

周天球

嚴訥

彬州象裔

朱中丞誤奏反詩

趙御史論囚

曇陽子

無賴妄奏

許會元稿

虎入城

攜李詩人

臂紋

陳長祚

張太宰遜弟

駱文盛

張承

十友

販海

丁賓

高儀尊師

湯顯祖

姚弘謨迎事生母

邵虎菴

楊春元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馮少墟會約

郭達

王世貞

有司重聽

梅花詩百首

偶然詠

卑稱

印綬放花

汪文言

括銅
名刺
產異
朱國祚
樊良樞
余煌
開揭
陸完學
起居注
虞山後輩
戎備
武備
孫傅庭
科第陰德
兵疫
武塘詩
借屍脫囚
沈允臨書屏
王介人還妾
陸澄源刺黨
鄭芝龍

黃尊素
通家子弟
朱國盛朱積遞誚
毛文龍
箕仙
天鑒錄
先帝儉德
周道登
錢謙益
李長庚
作文法
張次仲
曹文衡
吳培昌
蝗蟲秀才
孝陵碑石
南內盜
梁州杰
江南邊聲
薦佑
誦經滅蝗

銀錢分定
書法
沈淮
董應舉屯田
魏忠賢
郭之琮
周戔
綸命
何吾驕
傅冠
王思任
心竅
阮正中陰德
熊開元
佛災
劉宗周不捐俸
收生婦
陳美餐
三區方略
都諫娶娼
追封母后菩薩

佞佛殊報
茅筆
熊廷弼
顧秉謙
黃如亨
孫承宗
田弘遇
張鼎
程國祥
楊嗣昌
夢有字
周延儒再召
白楹園石
董象恆
弔沈河山詩
市廛
清豐義士
陸員外贈妾東
馬玉
巡臺私從
癸未選館

錢幣

孝陵樹

王漢

吳之俊五議

朱積離魂

誕日疏

夢卜

同庚

幽冥

東岳

靈濟昭烈王廟

輪迴所

漢壽亭侯

李衛公廟

蕭公廟

宮亭神

百老屯

王秋英

蕭觀察

楊鐸

降級

後湖

丹銀

顧錫疇

修志

人瑞

硃墨預兆

內承運庫

文昌

崇善王陳頊

碧霞元君

周凱

諸葛武侯廟

宋相公廟

神樹

劉兆元

土神陰讚

陳夢璇

沈塔鳥鳴

訓儲

陳際泰

金箔

趙庚

傭養

私諡

排調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三宮

支明夫人

聖女祠

雷廟

岳武穆廟

利濟侯

雪冤紀異

曹銑

屍蹶

延安地飯

葦舟

閱武

凌駟

時敏

獨足鳥

逸詩

嘲錢牧齋

前定

南曲

羅者洞

瘡使司

玄武神

白眉神

晏公廟

東華洞仙

貞婦著靈

楊繼盛

周如砥

王立穀

朱大紱

- 婁東冥判
 郟城神誑
 槐廳
 來玉堂
 主人臺
 六相樓
 鐵柱宮
 應州木塔
 蘭交
 大禹廟
 江神廟
 鐵柱
 廣濟橋
 仙橋
 毛文龍碑
 鯨墓
 齊桓公墓
 陳仲子墓
 青塚
 高陵
 張賓墓
- 沈招遠
 徐銘
 明德堂
 景鷹臺
 鶴臺
 瑞光樓
 雙魚宮
 虞仲
 姜女手跡
 泰伯廟
 白起廟
 與言書院
 皇過此橋
 楹帖
 定霸城
 禹陵
 衛靈公墓
 介林墓
 孫嵩墓
 黃耳塚
 李太白墓
- 張耀采
 豐縣邊鬼
 梅熟堂
 銅雀臺
 摩旗臺
 四雨樓
 白塔
 妬女祠
 殘苦廟
 南岳廟
 長平驛
 冰廠
 倒流橋
 鐵牛碑
 軒轅陵
 唐堯土階
 雙娥堆
 王剪墓
 嚴子陵墓
 郭璞墓
 寶峯寺古墓
- 神燈
 邯鄲鬼
 六老堂
 卮臺
 梳粧臺
 朝天宮
 鎮河塔
 孟母故宅
 瓜子纏
 御題祠山廟
 煖舖
 魚骨橋
 萬安橋
 宋文貞公碑
 顯頊塚
 關龍逢塚
 李牧墓
 鄭玄墓
 司馬遷墓
 太康瓦券
 南漢劉氏塚

瀧陵阡
鐵棺
張王墓
虛穉塚

器用

研
鐵塔鐵鏝

鼓

張三丰食器

窖金

銅獅

藤船

祖母綠

榮植

古木

彭侯芋

羅漢菜

佛手柑

不灰木

蘇文忠墓
劉刺史墓
孫一元墓

古鐘磬

金斧

圓花尊

天啓改元

銅冶

關將軍印

空青

青鳳子

穀

甘藷

人參

薔薇露

君子樹

琴操塚
黃元菴墓
鄭曉墓

琴

石杯

唐鏡

銅法馬

紫石英

木牛

荒銀

蓬萊閣石鏡

竹

荔枝

地黃

大內瓜子

木威

方臘祖墓
蕉花女墓
邵灣古墓

仙針

鐘

辟塵鏝

貢金

鐵獅

遺印

琥珀

緬鈴

長韭

獨本葱

琪樹

文林郎

血樹

塔松 順棘 赤藤 木蓮 滇茶 延州紅 橋頂花 盧山紫芝 菊實 茅 觀音篋 觀音燭 羅漢繼 金絲煙 蹟動 獸異名 蛇 狼山魚 畫魚 蛙 金蠶

椿實 猿草 孝陵海棠 娑羅樹花 玉女花 海棠 普舍樹 木瓜 菊譜 仙草 俱那衛樹 通靈草 經刦草 禽魚異名 石魚 鯉魚 石花魚 玉蟾 野蠶

陰陽柏 松羔 指甲花 唐婆鏡 勞山牡丹 金蓮寶相花 素馨茉莉 芍藥 蘭 不死草 夢花草 相連草 相離草 癡漢藥 龍 飛魚 鯨魚 銀魚 蝗 鳳尾

紅豆樹 金剛鬘 婆樹木花 蒼菊 沈萬三牡丹 紫命蓮 特產 不出宮菊 棉花 真仙洞草 虞美人草 茶 蟒 五色魚 通州鱸魚 鯽魚 螢蟬 碧雞

雞足山異鳥
石鵝
鷓鴣
雞
桃拔
獅
白兔
馬

石燕
白蝙蝠
鸚鵡
鴉
毘耶
鹿
鼠

朱鷺
鶴
沙雞
羅雀
裴休
犬
麟

海鵬
鶴
綠簪采雞
猓詭
騰犴
羊
豪麤

棗林雜俎（上册）

明 鹽官談遷孺木著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儁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斥行不見邱壘。人稱卦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蕪。僅櫟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罏。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實。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他本有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九字。句容朱家巷祖陵。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尋以地脉罷其役。見焦澹園集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莫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保信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郝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歿。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婚。戚里恩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勛。爲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口口成菴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此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十之類。戒菴誤矣。

一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逋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上。族指蕃獮。崇禎壬午。口口口登鄉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張士誠遺裔。爲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洒掃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徑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石。則會典失於深考。盱眙縣志

鐵券

鐵券。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候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武洪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矢忠事。其語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爲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叵測。惟爾之固吾圉也。其閩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勤。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宜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太后助太祖創業。有牌視晴雨下操。夜嘗張蓋庭中。聞雨聲。卽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闈者。今蓋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太祖黃綾披紅布茵莞席蒲藹。明制宿齋。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以後。戶部尙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誠。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又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縣志。具戶帖式於左。

。一戶。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系包信縣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男丑兒二十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一歲。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男婦二十三歲。小一口。女荆雙十三歲。次女昭德九歲。事產。瓦屋三間。南北山地二頃。左右戶帖付傳本收執。准此。
寧國知府廬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賜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國功臣廟。常遇春廟像。烏紗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宮銜

文臣宮銜支俸。勳戚宮銜。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菑。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繇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沁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翽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沁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尙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沁水志。或他邑或他官亦有之。第掌故久伏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嚙衣不嚙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五升三合二勺三秒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爲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口小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淮甸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食乎涼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以及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于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銀鈔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

嚴徵於民。與奸宄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竈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竈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水鄉竈戶。水鄉竈戶。初制。募民爲竈。准免一死。富民爭買竈籍。實非竈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爲大塹。潮上則塹塹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鹵醇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雨則鹽減粒大而甘。孫廷銓

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井。擁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出入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納發之。名曰埋沒鹽。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擁出鹽七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擁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爭羨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井鹽。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貯鹽倉井。大者沒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可一斛。得鹽十五斤。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其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鏃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鏃邊。後科臣建議。革

去車鏃。止用鑄判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墜。

屯田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犂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爲家小糧。三石二斗爲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卽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未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五升。爲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頃。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田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羸老殘疾者三斗。

衛所遙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禦千戶所。置在山西。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醜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贅語

詔勅筒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卽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故。輒欲鈞禮。往往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瓷漆木器。按太祖起兵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爲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污罷斥者改拆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爲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爲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爲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攷史不載。

爪哇移文

爪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竊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有例也。

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藕戶。窰戶。羊戶。

官儼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儼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敷英東谷贊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擇。諭嚴嵩曰。禮官毋得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元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熟。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卽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則行拜禮。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鼎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勳裔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侔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爲泛役胥徒等。

課栽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殿最係之。今典史具成牘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彙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爲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圯。遺礎尙存。人疑其有藏金。頗坎掘。翰林院四書櫃。各高丈許。工部節慎庫四銅櫃。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錄寺鐵木酒榨。每榨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桿。有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角。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筭法

令各處抄筭人口家財。解本處衙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爲奴。金銀珠翠

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一應孳畜。粗重物。盡行變買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割之限。

勳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爲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擄鬪。皆聽爵主分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端難諸故家爲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爲雅識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爲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爲然。副將以下卽貴至橫玉。僅呼爲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爲使主。其副使杞令。雖得尊官。亦得用軍法誅之。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邑亦免徵。惟折馬礮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閱秤。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卽筦庫內臣亦然。獨文官不搜。邵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歷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廠訪知。費千餘金。方免參。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薑十斤。上元江寧辦鷄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辦二月子鵝二十二隻。外副鵝二隻。兩縣辦值六兩二錢片七斤。萹蒿七斤。薑菜十五斤。兩縣辦三月筍十五斤。山川壇辦鯉二十五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園戶王瓜百三十莖。兩縣辦豬三斤。雉六斤。兩縣五月桃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園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七月雪梨二十斤。寧國茨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棗十二斤。江新八月茭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園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枝。鱖魚二十五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稌米一斗。山川壇粳米三升。江寧九月香橙二十斤。園戶鰱十五斤。河泊所栗子二十斤。小紅荳三斤。江寧砂糖一斤八兩。丁月柑二十五斤。橘二十五斤。吳縣活兔六隻。溧水溧陽山藥四十斤。句容蜜一斤。太常寺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甯波金塘大榭台溫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地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今世弁必都督。其崛起至參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柩。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喆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上旨然耶。野史謂太祖嘗欲繫族元晦。容或有之。

李韓公燈榜藏敕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口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佃積溪之龍關。家藏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寃。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訴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宕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臣韓云。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之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爲民。依勅滿。捧此勅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諡開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盛慶奉勅。遂同乳媪媿負龍關。相延八世。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衰殘遲暮。臣謫長代贖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廣等。言文書官賈宗誼奉聖旨至閣。云朕讀皇史箴尊藏御筆。拆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爲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奏。於是大學士韓廣等言。臣詣皇極殿恭驗。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皇祖親筆。行草皆化健有法。而所進不然。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畢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皇祖初年戒勅諸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

之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爲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內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盛慶三名。則盛慶爲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盛慶等名。善長賜死。芳茂俱赦不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可疑四也。封內誤書胡維庸爲維康。李祺爲弈棋之棋。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尙寶司爲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敕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尙書何如寵。俱參其謬。如寵云。臣質問世選年二十歲。住績溪九都龍關。問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又貧農。上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同來。又問封面寫盛慶。封內又李盛。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無福慶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僞。而應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云云。兵科給事中宋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詰自縊。今日止因罰事尋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因於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因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爲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所謂盛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仲佑俱誅死。所謂宗孫盛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按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宜生鸞世居聚寶門外竟論世選死。

談遷曰。李世選所上 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寶嬰所上大行手 詔同。嬰豈作僞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尙書耳。高皇帝開天之事。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往往有之。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僞必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其日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長死。未卽自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

上公之爵非一紙卽復。存疑可也。謂爲作僞。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璠。書於核內。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帙。宋手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譏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不必諱。洪武十四年辛酉。先卒。葬夔州蓮花峯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彝獻詩

餘姚楊宗彝。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戍貴州普安衛。宗彝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巾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不辨。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黔紀。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爲禮部議制主事。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岩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謫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楚紀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爲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雌伏亭叢記。俱載。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卽。帝避難處也。豈誤榮爲永。誤寨爲庵邪。菴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恆暘。卽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爲劉氏書玩易堂。御墨猶存。劉卽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爲僻。在黔。羅榮爲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英廟成親親之仁。亦千古一快。黔記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

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一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右題金筑二首馮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黔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碑記。有奏草。自稱匡僧瓊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歷戊子。老僧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建文帝。云棲山四十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凄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口口口大遮山東明寺。帝嘗隱此有遺影。云帝自寫。今塑其像。髡髻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扃。近水魚游千頃碧。長空鷲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媿我遠來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口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適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移榜去。懼禍。鏗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墓在西山。開嘉靖十五年九月。聖駕嘗幸此。王在晉長安客話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都尉鞏永固。請追諡稱皇帝。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止。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楊士驥玉堂書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災梨。輒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斲竹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二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爲了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編修。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口口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口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貪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一過名無。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通。蒞事勤謹。在任三年。可謂稱職。舊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匿廣文廨舍中。得脫。遺腹子口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閱之。令仍黃姓。後黨禁解。萬歷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日。此爲真。彼贗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往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翟翁二氏永戍。廩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尚存。多居郡城。貴池蔡生說

高異志謚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異志。謚文忠。貢士沈祐秀水志
周玄初鶴林集。異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異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尙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途中。嘆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水死。

朱寧一名甯。字士安。洪武中。嘗爲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闕。寧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械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難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以上俱湯溪縣志先屬金華縣
仙居顧頤。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文皇帝卽位。召之不赴。棄官逃去。爲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出牧。攜一竹筥。絨膝甚密。暮歸卽枕之臥。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卽悶悶不答。至永樂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飢欲歸去。幸何

幸何幸幸何。乃開筭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乃碩也。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爲人易直善飲。飲酣。輒書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濺淚。又常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爲何在此。袁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贅一嫠婦。死。婦家。藜杖芒鞋白衣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先帝御諱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題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踰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鬪。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袞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眞定知府全椒徐文晟貢士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肖官。戊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冤。得末減。

黃鉞裔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楊。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許子洽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廬陵彭與民。拾遺。樵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滕。過鄒。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尙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祠。今石刻首四字。錢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遜荒行遜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夾河之戰。前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翼日戰必勝。翊日爲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驂治膊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上出內廐鞍馬賻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知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未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廩生

江陰鄆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戒庵漫筆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勒石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劭王永和夏昶。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爲名臣。偶恆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尙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樂見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爲好。改印文從谷。曰慈谿。

宮妃歸甯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寧陽侯陳懋女受冊。尋命歸寧父母。賚予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

有烏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閱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騶。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對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闈人爲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戌籍甯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爲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一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炯請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爲洛川縣主居第。上諭工部尙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尙有親屬。安可據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銃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三之一。今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年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總。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清縣志攷先朝實錄。優于下吏類多。匪獨何總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爲圉人隸。大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以補之。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甯。偕行者告官。官爲藁葬。已而生庸。比壯。語及。輒哀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甯。求不得。遂披髮曳鞍。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滲灑之。血輒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岡。廬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後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旣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爲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撫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簟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臥牀第。取母足加腹煖。後賈齒盡落。不能啜。含哺哺之。病遺矢簣上。必自芻滌。其喪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踞墓獻哭。憶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靡。士或迷方輕薄。諛詞去道遠。而能操乘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相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尙書錢塘楊甯。嘉靖甲申。禮部尙書遂甯席書。萬歷庚辰。禮部尙書嘉定徐學謨。皆起署著聲。

高鏊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醫官。居京師。鏊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跽午門五日。復榜五

十。成烏撒衛。嘉靖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齎者。而齎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尙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卽武廟時徐齎邪。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上出紫荊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爲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自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座贅語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零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荈等物百有三罈。船七筍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鱒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煎百有五罈。船四鷓鴣鴛鴦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葶薺七十扛。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薑百扛。船六鮮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扛。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扛。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頃三十四畝。鵝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鵝一萬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十隻。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雉嫩雞各十三隻。鴨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貢。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五隻。鵝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五千。內府供應鴨子三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八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五百斤。芥子七石八斗。良牧署。牧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犍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緜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七隻。兒豬六十六隻。母猪千隻。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腌豬二千口。正旦冬至節。豬千口。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褚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胥隸並

緣爲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卽位首罷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四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四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匹有奇。萬歷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爲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爲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零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二萬零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金。五年減一萬零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零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撫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貶贈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災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乙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甯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甯宮乾甯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萬五千八百十五金。煤窰七十口。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斤。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撫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爲。曰。明臺爲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而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爲祖宗守祭器。尙可爲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舉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甯祝虛齋先生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柁。蘭州段昊。鄠縣王九思。盩厔縣王元凱。商州南鏜。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鏞。慶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規爲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 先帝與 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學正魏謚。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錡。學既醇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偉。秦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籙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省掾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臣拒門者。按撫而下皆怖。布政使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爲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卽上怒。麟一身不足卹也。至京奏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啓門恭迎鑾輿。臣罪萬死。但 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

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城郅憚。拒而弗納。光武以憚爲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憚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郅憚。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爲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爲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扈言。因而傳播天下。冤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顛。不以伶人事也。馮元成文集。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卽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察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杌。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曾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

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恆。謂方領勅。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執詩。玄墓山堂月色明。烽烟照見闔閭城。徒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鳥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尙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尙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葇荳蜀秫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覈其費罷之。

御駟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駒。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烏。五花駿。彩麟。文豹。金麟。絳虬。攢玉駒。玄雲駿。躡雲驄。五口驄。熹宗烏騅。東玉帶。思宗四駿。太平駒。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暹羅貢黃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

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嘲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
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
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貯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上下相亦
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李標。錢龍錫。

青田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田。至十一月畢稅。後青田之散恆至歲終。萬歷來。民間並不知
青田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歷杭州志。文宿以本貫。善具述其美云。
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候考。

宥隨駕監生

萬歷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甚。上諭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圻。既貴。函封圻刀。慈聖太后嚴慈外家。或子弟陳乞。命進圻刀示之曰。當貯藉此爲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潞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太后命大瑞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歷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尙書。諡文恪。祠於惠山。談修作詰惠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邪。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向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遣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擗等。往追逮曾尙書省吾王少宰篆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祚曰。君善爲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西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西欲求入貢。撫臣遣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持上金葉表文。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眞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爲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彎弓迭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

稍戢。

朱國祚

萬曆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服侍班。乙未修撰朱國祚爲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畧奉天征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逾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獨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太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爲烏紗帽皂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未年中宮

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歷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日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計開。冊封勅書印信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

長加世西海道。永為天朝沿海籬籬。且與朝鮮世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揮元平國寶豐臣隆景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威豐臣全家豐臣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西山久助吉田善吉下甲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大夫小昌久次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府十五張。亞都督札府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

各叨受天朝爵秩。遵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幬無私。仁育選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攜于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

達。繼歸命于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干屬籓爲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命。凡爾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爲中國之籓維。永姜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又安中華。將使簿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爲通。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旣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爲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因勅原差游擊沈維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忠誠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爲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薄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旣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釁。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金鑲犀帶一條。常服羅一套。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青搭襖一件。綠貼裏一件。皮弁冠服一件。七旒縐紗皮弁冠一頂。旒珠金事件金玉桂一枝。袋金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大紅素皮服一件。素白中單一件。繡色素前後裳一件。繡色素蔽膝一件。玉鈎全繡色粧花錦綬一件。金鈎玉釘

璫全紅白素大帶一圍。大紅素紵絲鳥一雙。襪全丹縵紅羅銷金夾包襖四條。紵絲二匹。黑綠花二匹。深青素一匹。羅二匹。黑絲一匹。青素一匹。白縠絲布十四。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誥文。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至風占之隔。當茲盛隆。宜續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斬於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昞。書奉天朝石太師閣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實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竄漸盛。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一朝風狂大作。浪過於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衆盡數撤回。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維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維敬已至相罵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維敬渡海。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飛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要穀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賚至馬領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烏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

有七十二灣。土兵能進不能出。故懼吾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日白。天朝差冊使出釜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賚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萬歷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准本部題復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誥勅符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皿。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庄田場廠文冊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明具奏。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啓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楨王元妃。王鎰男瑁。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籍。有無見在。事在先王。非係侵占。無妨從實檢奏。蓋聖主明見萬里。自有睿斷。非臣等所敢輕議。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爲恭進家財成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景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號勘合。扛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二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瑁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速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移備到臣。准此案照臣先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疏虞。不待部檄到。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夕。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大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參政陳壁。副使張季思。參議丁繼嗣。武昌

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祥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鄒寶魯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尙竟。帶仝承奉郭倫等。面啓楚王請合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並諭本府原無楨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冊封爲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係弼男王鑰。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遣男王瑁。挾貲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爲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閔念親戚。相依至今。尙有子孫王子孝王國忠等。在楚居住。而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鞫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啓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邱墟。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卽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啓王查取。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炊與槐訐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五兩。彼時並未盤有王弼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余父薨。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熿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口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阿魯禿等等處。建大功。特賜秦馬三十四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卽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證。至萬歷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介言欺誑。余願帶同宮眷。避出外宮。聽憑欽差並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掘等情。並具揭

送臣等。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止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本王且請搜掘矣。臣等伏維楚王。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貲。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出宮搜掘。毋乃非 皇上親睦之意乎。况其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掘。王弼遺貲。諒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明旨。仰見聖心。原為闢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瑁撫養。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鑰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奉 太祖高皇欽賜。萬歷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 皇上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曰子粒官收貯庫。侯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况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容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册婚

辛丑 東宮金册。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兩。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一十二萬。金翠十八萬有奇。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栝子松

萬歷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途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羣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祿福扇十五柄。七夕錄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開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爲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卽家疏規時政。刺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騷吏部遽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詆之。太倉遂

梁鵬

萬歷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耆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敏德還淳。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祚。富平縣丞楊俱不避閣臣輿。見忤張新建位遂計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爲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邪。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卽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遇直突而過者。卽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某人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迄奉我主差往葛王省墓。忽遇風作。扁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圍。俛首受縛。今縲紲我。羈縻我。以夷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甯有不同者。如 皇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值不一錢。上喜其颺轉。賞千金。羣閣豔之。募制銀舟。注酒帆舉。機捩巧絕。費百金。上喜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厭。卽停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頗洽上心。嘗跨馬。命義操箠而從。旣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上自操箠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飽。

荒慘

萬歷丁巳戊午。山東游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狀極誠朴。告曰。爾弟爲我嫂釜中羹矣。兄亟趨視。杭下之首儼然。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攜姑以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饑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因米肉不支。雜以砒礪。啖訖俱死。

八品官地封

八品官例不地封。萬歷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爲令。

分黨

萬歷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富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啓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天下咸奔走焉。仕塗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駢人驚。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歷癸丑主禮閣。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爲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能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爲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直。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名姓無傳焉。萬歷時。宮祿不恆給。皇孫苦之。諸閣戲曰。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飲啖。中其欲。及上卽位。寵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宮。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淳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刊黨籍。潘汝楨之倡祠。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二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爲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幸肩半天。否則無天矣。又書囚字。某心知其謬。詭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遁。

誤羅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焉。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啓末。陝西巡撫莊祖謙。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疾甚。意魏閣未可測。疏不卽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邵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請自行。遂

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暗與郃合矣。

火逼尙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尙書。時稱火逼尙書。在刑部諷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撻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誚

蘄鎮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謁。懼譴。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蘄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己已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又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尙書寒窗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爲巡臺。留飲五盞。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窗故人相見。巡臺意密客。坐俟之。屢求面。已設菽乳。指曰。此吾寒窗故人也。

周維持

熿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啓二年。禹州守英口口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雨雹。烏雀凍墜無算。訛以爲鳳。

滕陽驛詩

天啓初。壽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日。懷裏呱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兄向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鄒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湮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禿慘霜碑。有客巡簷泪獨垂。碧血已酬忠_甫孝志。紗籠猶見死生歧。六歌兒女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爲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知。又亡何鄉人和詩。一行已遣泪爲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偏向偶曹歧。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題壁何知峴首碑。泪痕今日尙雙垂。忠良各抱心猶石。生死何妨路見歧。新月有情窺戶入。殘陽無焰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尋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憩此館。書存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爲孤中奇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歧。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簡還留野乘知。按亡何鄉人。卽武進張二無先生瑋。

孫相國行邊

孫高陽相國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略。王巡撫。棄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蓼洲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錯過。

暹羅貢表

天啓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人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備怕臘陸悃西亞卒贊鴉普埃。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啓。大明皇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叭具沙等。捧賚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開讀拜受。恭詢聖躬祉社。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任懽懽。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緝。副貢使臣坤加離顏那茶邁低厘臣乃實填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等。乘船一隻。捧賚金葉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微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遠之義。并祈往來不斷。使獲旃幃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國。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研光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花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烏文研光雙面幔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綿滲帕二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荳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百斤。進 皇后上品龍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十斤。藤黃速香降香白荳蔻大楓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啓元年入貢。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曆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沈香八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綿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

匹。犀角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通事一員。阮曰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啓。阮世閱。從人十三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後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瑋。裴必勝。阮瀨。通事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楫。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觸而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豎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寃縊

天啓丙寅八月。嚴州主簿口口口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爲孝廉某某居間瓜分。并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死杭城海會寺中。猶胸抱寃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兌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廕歷大理寺口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郡臺。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家。不避戚黨。徹入切齒。已事敗。卽訊歙令葉高標繩之。前爲伏謁者。志吉囚服跽。高標故下堂揖志吉曰。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扑。人以爲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汧。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胡守恆。行人楊子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邵。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有 武帝。幾至覆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卽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瑣。

冶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慾動。偶語閣臣歎曰。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繇冢宰長坦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汧。給諫許譽卿。摘冢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秉成於閣部。而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徵盜

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楨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迄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脅邏者。後奏上。實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拔特置第一。免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屬過嚴。陷。調漳州衛卒。

崇禎中戊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奏。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啓甲子。亦全經。口口推官山陰祁彪佳。異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爲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張燮口。羅大猷。己卯山東萊陽宋瑚。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圖。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倣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朱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塞菴相國曰。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學。月課庸拙。譌字雜出矣。

南場關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劾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奢閭嫖刀。青山綠樹。爲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尙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儷詩。閭嫖子奢。莫之媒也。嫖母刀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閭妹子奢。莫知媒兮。嫖母求之。又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旂。公署。每對用璽六顆。遣官馳賜。

己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啓新

淮安陳啓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大璫曹化淳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啓新走免。不知所終。啓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啓新讀室礙爲審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脈。審戶坎傷。引李所示爲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自蓋牖。不北。晝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與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烏程庖菲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歷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音驕。次輔。日直稟擬。時泄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則曰某某爲之。或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也。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輒改所稟。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洪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臣同

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非其才。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督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陞。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爲下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覲齊撫。太宰糾之。申逮戍。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稟旨。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詘。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參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晚坐會闕。長洲艷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稟某項錢糧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矚。烏程翌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爲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并罷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寧遠。值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彈文。孫笑曰。若然。幸爲籍重。第不肖去後。經略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略矣。未知巡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蹶。

己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某。千總陳某。使建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款索逋賞。且伴輸彼情。約臉烏師毛文龍。許之。又告飢。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糶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先計。犒軍。矯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箇口。槍二。馬口。俱解京。

鄭鄮

庶常。武進鄭鄮。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啓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抵舍。是日鄮假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歷己丑。庶常蔣恬菴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礪齋洪砥。謂以齒夙得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菴不同。亡何。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宗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曾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淄川張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鄮獄。論誅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鄮。覺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濰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呂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郎賈譽。長洲曰。此好事。何難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口口家居。遽入京。烏程異之。烏程雖陰伎。練習朝典。人不能及。而上苛嚴細故。稟擬改至再四不允。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未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難失填小日。上終不自明。必閣臣發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稟旨。時閣臣善於啓事。稱武進宜興。何如。詔吏部擬各官罷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不填。聽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爲義皇上人。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聖性嚴馭。宜興笑曰。上易與也。何過慮爲。蓋宜興潛通宮府。得其關節。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黷貨。文武大臣賜諡。擬旨還與他諡。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參駁。近虛文塞責。於大事多略。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啓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尙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金花以至素銀。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泄旨罷相

巴縣王相國應熊。被論。命未下。遣探閣指。遽疏辨。上詰其繇。於是中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之出城。遇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勅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顏繼祖代鎮。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緹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宦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讀佑聖觀。

過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周謀。以通路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而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節氣。金史太宗。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遂于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裁。宜與時規之。終不解也。臨票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票僉例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爲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爲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鹺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鹺司辦具。沿爲故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猶狃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司。乙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參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磷。至繼孟仍詘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敷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鄭爲解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如宰子。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仲以此損賢云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裋。布素宜也。若世閱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宦。奈何驟污吾。胞長明記。

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閱籍。則監生涂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之北行。遺二十金爲囊餽。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口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媿其妾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遺邊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邀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間。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徵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啓間。忽敍門閱。尙纖縟。綸命褻矣。倪鴻寶好琢麗。競於雕蟲。王覺斯。專傲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盛額。令刪改致忤。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懷。不其甚乎。

館陶全城

壬子。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我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驟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輿。昇至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略。蓋孝廉倜儻。足以給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顯首揆。餘旁睨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聞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啓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廣。間送次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析以爲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閣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衡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藁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熹宗御歷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爲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十一年有奇。云同官互祕。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口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爲口。日講。從御案旁敷陳。卽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未規數句。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尙書口口口口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屢刪之。

不受。忤去。羅喻義祭酒時監生諱祠逆魏批准其呈逆魏敗始攻之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孟嘗次之。姜箴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宄。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仕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超巡撫。張覬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刺。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己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瑞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窖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樞陷於賊。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兌州破。魯王以派死之。得石榴下窖金。二邸最薄。矧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乎。辭以不聞。

。曰。爾瘞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廝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婪虐。戊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晉所供也。怨家楊尙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衷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衆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佯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湖陸燦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曰。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遂遺金帛餌我。遣脅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貽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越江迎勞。許屯金沙洲。俟派撥迓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顯陵。而省會次之。曰郢上閉關卻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日。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言兵叛。留京藉藉。南樞熊明

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至蕪湖。知非寇也。江甯令楊文驄。以熊氏年家子。求西征許題補職方郎。文驄卽部銜視師。欲蕪湖令夏繼虞跽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戒嚴。清明節。聚寶門。啓二十刻遽閉。游人爭入。踏死四入。蔣子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值銀二鑽。隻葱二十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衆。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兆。甲申。正月。賊陷潞安。藩世子口口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僞將同飯。風吹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爲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蝻。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觀。覈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見。仰空點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畛盈疇。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上召箕仙。玄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遷。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關。幽燕。寇過數番。軍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壓入燕地。烈火焚毀秦川。流寇不久卽死。紅眉又將發烟。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

母妻子相拋閃。家家命運在天。上又問。箕答曰。等閒不管閒事。崇朝將伯面前。獨我寫得明白。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煥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上痛甚。自懷於奉先殿。已追封王。諡曰靈。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絃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撤之。總憲張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礪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日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成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嘆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諡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諡。予擬。烈宗。總憲善之。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輩。僉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命文思。獨思字未諡。以諡。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以下原缺。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繇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爲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爲用云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于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沈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因視兩講官而笑。講官亦笑。賜茶。退。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卽賊也。夜攻阜成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城塔尙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正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門。弘商親見。至則被天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僞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僞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爲民。准給路引。卽放田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卽入。擊以輿扛。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旣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 先后。長椅舁出。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騾來臨。不敢哭而去。次 東宮亦騾至。青衣褰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衡衡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卽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窩鋪。僞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天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繒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卽圈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

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味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授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杌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助賊。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賊。內臣加炮烙尤熾。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賊完日。釋之。李友。張口。葛口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二員。違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平。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王都等杖斃。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蹙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頗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卽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僞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僞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卽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字失其名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口。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喜甚。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騾。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淚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籍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非我僞也。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騾出。吳襄曰。爾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先皇帝卽自

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其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受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爲上策。自成曰。然。卽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二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卽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閱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筋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卽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懼。大潰。追殺亡算。僅四萬騎回京。士卒盡沒。上係李肖字口述亦侍宴其所部萬三千人纔

還騎十七虜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齟齬刃逃生言之猶爲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僞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名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吳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連入大內爲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李友家有口部主事口口自經吳橋之疑有脫誤。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尙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翌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硯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硯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硯齋。及史尙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及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卽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未決。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服。手菜筐。出京。夕。炮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硯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尙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攜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掌禮部印。越三日。史尙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葺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尙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尙書之手札至。意

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關。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尙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跪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幃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李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尙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於酒色。礙於衆。遲疑不敢堅執。實爲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尙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尙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迎。卽列諸公名啓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尙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王謁陵。出朝陽門外。萬衆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汗。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爲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誰諒之者。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筮于食有福。隱寓福藩。平陂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傳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勸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庚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二后

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遇順則止。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僞大順。而清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歷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鐫鏤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尙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王具冕服。導駕官。導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贊。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王繇中門出。陞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官引班首官至王位前。通贊唱。跪搢笏。班首跪搢笏。承傳唱衆官跪。百官皆跪。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尙寶卿受寶入盞。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禮畢。駕輿。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吾寧吳本泰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卽真不同。况無而爲有乎。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恭仁康定景皇帝。以廊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英宗復辟。羣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歷歷如此。儀曹失攷。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爲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子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洪光。紀元。上拜天探籌。得洪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爲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据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勩難泯。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爭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晨後至。及上監國。張冢宰疏枚卜。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懌。尋引去。蓋中官譏先生侍。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又周府保寧王口口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焉。夫相國。曉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絀。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信馮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菽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道。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富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革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隄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爲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偪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超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不縱掠。廣陵大沸。福緣庵僧德宗。爲時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半口口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輿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臙。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昭。猥巧機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爲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兩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覬環召。計沮。嗾孔昭拉勳臣廷攻冢宰。先一日飲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覬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弈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鍼

桐城阮大鍼。初附初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璫。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竣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娼也。大鍼請見。遺玉帶曰。爲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爲恥。

郭維經

御史口口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謙。中李給事沾之誘。卽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啓末弊習。章上。又自悔。浼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訐冢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冷署。值南渡。遂領緹校爲雄職。素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姝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幕歸。語余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易耳。相國深善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口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歷辛丑進士。宰山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遷翰林待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驄。馬士英甥壻也。追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繇乙榜。亦嘗待詔。侍 恭王。歷雲南右參政。尙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劾羅士英。責數其罪。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踞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彙。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上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暑擊毬。二人交筵不休。贊周疑立不動。私居欽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

寶異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恆。始雖厚售。漸斥去。索原直。卽市僧亦苦之。蓋賈人去。責也。市尊僧。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晝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人。司燈。擇其妍少。慈鑾恩賜。內臣金幣獨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資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得免。上晨飲訖。內臣又遞驪。輒舉之。不却。酣淫弛縱。十月末。幾蹈漢成之諱。旋幸無恙。明年都市。榜上供奉藥。貽笑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免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激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于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粟。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并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召。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御史按楚未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借馬士英爲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嗾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媿死。澍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稟。高相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爲筦質庫。小才貪詐。不足信也。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闕。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哀哉。

慈鑾

恭仁壽皇太后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爲嫡母。避寇。間關河北。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避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簾內。有尼旁侍。蓋數格難時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艦二。有司供億纔數百緡。夕宿儀真。明日風利。至龍江關。設行幄。京兆徵兩縣媒媼扶輦。雖羣集。竟用人閣。入大明中門。上迎於午門。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纔百餘。自立一空舸。不命人。遣迎第一箋曰。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幃。驚塵鼎沸。腸刻刻以九迴。瑞靄天開。情遙遙而千里。恭惟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闡教協敷。佐先帝以咏關雎。啓眇躬而美樛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閱霜雪之入髮。鳳輿飛轄。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宗社之克紹。實緣榮膺。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特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仰遐邇之望。上憑黍稷之馨。伏社懋展懽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算。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逝。雲容嗣觀。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冉。實切戀於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維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警蹕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蠲暑就涼。本朝之宮慈甯。宋家之宋保慶。增觀鴻慈之福。疇圖燕喜之權。以上俱子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纏河。北窰。維駕溝。等處。及於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官黃奎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且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騷擾。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奎家。懼泄。五月三日。典仗李希楠。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

諭已即位也。常應俊。遣舍人閻守平。見聖母於黃奎家。又恐泄。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乏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甯。山東鞏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滎堤。

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門。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君殉國矣。卽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聞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翬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翬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翬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眞僞。翬聖啓云。閣部旣眞。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僞。

談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餘杭。宿鮑侍御奇謨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僞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兔之智。不得不藉母后。脅制道路。彼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閩焉無一跡。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

會稽熊少卿汝霖贊士英不冠。皇上乃母后之狗乎。士英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攜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瑯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段宮絹 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一給巡撫黎玉由。總監高起濟。廕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以上各犒賞請一官費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陷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騾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犒各三金。

一驛夫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